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二 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景迂生集卷十二

宋 晁以道 撰

别著

中庸傳

天命之謂性者何性者中之所寓也莫知其所自而推言也　率性之謂道者何性得所率則為君子不得其所率則為小人曰誠曰明曰孝曰忠曰恕曰和皆率性之具也是六者皆中之所以為中者也　修道之謂

教者何聖人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君子所以擇乎中庸也小人所以反乎中庸者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者何出乎性而教之所本也君子以是誠之務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者何中也誠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者何中也明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何肫肫如也淵淵如也浩浩如也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何中之一物於是乎有二名也顛沛之際毫髮

之多或不中節焉亦不足為和也有子言和必有待乎節之非和之正也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者何是一物不得二名也梗楠豫章之大本而不達道則亦惡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何教之行也明道先生常善乎致之言也常善乎位之言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何中之所以為常道也君子而時中則無時而不中也小人

而無忌憚須臾須改莫之能中也以是知先儒說用中為常道是也近世說中說庸非所知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胡先生溫公明道先生皆云然也問者曰庸得非變耶所以濟中者也曰是不識中者也君子之中隨所器而麗焉不動而變尚何假也耶子莫執中無權者是子莫之中非君子之中也劉侍讀曰中庸者中用也葢亦誤也言中斯用之也先儒曰用中為常道是也劉說前見於皇氏熊氏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

鮮能久矣者何教之不行也有中庸之君斯有中庸之
民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
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者何
不誠不明則不中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歟舜好問而
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
為舜乎者何舜之所以為舜者中庸也明誠兩盡而道
教行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

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者何不明不誠則不中也擇也者依也斯人自謂之知者非知之明也君子不以為知也昔夫子言仁知詳矣曾子子思慮後世或泛然失其言乃以仁為誠知為明其實一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者何回所以為回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者何惟誠明以之也

誠自成而道自道也非功名利害外以怵之也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歟北方之强歟抑而强歟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者何强疑其非中也葢惟中為能强也者誠也曾子論孝曰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强既有南北之異則責子路之所安以勉

乎中也夫所謂君子者既和既中而誠明之守安於治亂之世勤而勉之也國有道君子或易仕而改其度不變塞也强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者何不誠不明君子之所不為也君子之遯世亦中庸之依而安焉又復依乎聖人之中庸則其隱者吾道之佹也非故以意嚮之也鄭氏曰道不費則仕費者佹也

違也緇衣有曰口費而煩費或為哱或為悖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者何惟明之知惟誠之行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者何中也誠也語夫天下莫能事之大則其大者誠也語夫天下莫能分之小則其小者誠也葢雖大而中也其小亦中也人誰有憾於予哉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

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何中也明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何忠恕之為中也均率是性而為道莫之或遠也遠於人則可須臾離也以其不遠人而忠恕之名立也為人父而忠恕則己與一家去道不遠也為人君而忠恕則己與天下國

家去道不遠也忠恕以人治人猶已肫肫其中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者何中也誠也教之所以為教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者何中也誠也道之所以為道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

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何中也誠明之徵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者何中也誠明之自治也於是察乎上下達於天地無不安也曾子曰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蓋援之為援者如此也曾子又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

高必自卑者何中也誠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躭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者何中為天下之大本於是乎在也夫既得于父母則室家宜之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者何中也明誠無不達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

歟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者何無聞焉爾也疑簡編繆於此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何天之用中因物而誠至焉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者何疑當次必得其壽之下簡編之繆也無聞焉爾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作之子述之者何無聞焉爾也疑簡編繆於此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者何無聞焉爾也疑簡編繆於此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者何周公之所為周公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者何武王周公之所以為武王周公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

行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者何無聞焉爾也疑簡編脱繆於此也嘗有見於仲尼燕居也文字又有誤者社無與於上帝也陸淳嘗辨此詳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者何中庸之政也人道之勉乎政猶地道之勉乎樹藝稼穡也中庸之政感人之心而迹自化蒲盧之比也仁義者誠明之異名也仁義合而禮生焉禮也者廣騖馳騁於仁義之中者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者何鄭氏云脫誤重在此也胡先生亦云然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者何誠明始於身本於親著於人極於天也　天下之達

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者何一于中也達道之五行於達德之三達德之三行於中之一也達道者修道之教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者何一於中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者何一於中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

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者何達德之漸也誠之者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

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者何中庸之教也問者曰如之何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曰讒色貨能惑我而不惑則尊賢之功也有百官之富任使各盡其材大臣凜然在上天下名實

不眩則敬大臣之功也不眩猶不惑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者何誠也誠則事前而豫不誠則事至而無所圖也　在下位而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者何道必資乎誠誠

必資乎明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者何兼天人之道而中庸著也舜誠矣好問而好察邇言隠惡而揚善則誠之也顔回誠矣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誠之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何天之道也中道而未從容則賢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

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者何人之道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者何誠明各有所致而相為用也四時誠矣較然著見則自誠而明之性也猶天命之性也日月明矣其出入有信則明而誠之教也猶修道之教也未有誠而不明者也未有明而不誠者也彼偏焉者非誠明之正也武王周公以孝稱則舉其自誠明者也舜以知

稱則舉其自明誠者也非有聖賢之差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者何率性以誠也人物之性與天地之化育皆吾性之誠也天地之性不可見而見之於化育也然此非次第而言之也猶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其所言若此者何視其相因者

殷勤之也非心知其意者莫之能喻也物性之麤非後
於人之性而得之者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
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
能化者何無聞焉爾也胡先生亦所不講也是自誠而
明者謂之次焉何也鄭氏乃謂自明誠者何也　至誠
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将興必有禎祥國家将亡必有妖
孼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
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者何無聞焉爾也胡先生溫公姚

子張皆疑之也明道先生曰誠者神也葢從明道先生之說則何必如之云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者何誠與道一體而二名也其所以率性則一也皆無待于外者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者何溫公曰凡物自始至終誠實有之乃能為物若其不誠則皆無之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者何物者己之物也己與物非有二也皆

其誠之物也成已斯成物也惟所措而宜也聖人之道所以異乎楊墨者也成已知也乃謂之曰仁也成物仁也乃謂之曰知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何誠明之極配天地而一之也誠斯一也一斯誠也此葢

當云徵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高明則悠遠考下文而不誣也夫言天地之體則高明博厚而足矣人之體乎天地之高明博厚則必待悠久以為之中也蓋非悠久之中則其高明將隳博厚將蹶也博厚高明譬諸形體也悠久譬諸精神也曾子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于他在加之至而已矣夫曾子所謂至者子思所謂悠久是也曰悠遠曰悠久其實同也夫不見不動無為者中也既章既變既成

則亦中也此不二之道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葢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葢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者何天地聖人之悠久一也博厚高明之所資以為中者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者何聖人之高明博厚悠久一之于中也中者至德是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高明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博厚也待其人而後行悠久也至道高明博厚也至德悠久也至道至德猶達道達德也明道先生謂此一以貫之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

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者何率性修道於是乎極也思尊德性而必道問學問學斯德性也思致廣大而必盡精微精微斯廣大也思極高明而必道中庸中庸斯高明也思溫故而必知新知新斯溫故也思敦厚而必崇禮崇禮斯敦厚也德性猶悠久也廣大猶博厚也胡先生二程先生及橫渠先生說皆同近世瞽學謂既竭高明而反道中庸末乎中庸也分而為二事莫知誠之一致也　是故居上不驕

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斯之謂歟者何中也明之所安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者何不明之患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者何思敎之行也今天下車同軌貴賤無等也書同文是非雜出也行同倫君子小

人並列也禮樂之中庸莫之有作也胡先生說云爾也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說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者何思教之行也或說或學或不足徵或有存或用之遠近之勢然也中也天下萬變有是三重而寡過為要也寡過則中也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者何惟中則有徵而且尊也上焉者過之也蕩而無徵下焉者

不及也屑而不尊雖善而民不信從之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者何中而徵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者何中而尊也　仲尼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者何仲尼之所以為仲尼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觀天地於仲尼則足矣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寛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

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者何聖人明誠之中而道教行也時出之則或溥博如天而中也或淵泉如淵而亦中也　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者何修道之教於是乎在也　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茍不固聰明

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者何中之所以為中如此也非明誠則莫能致也其初則歎息之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者何中也明莫知其所以明也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者何中也誠明莫知其所以誠明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者何中也明也惡胡先生曰過惡溫公曰憎惡苟

内省不疚雖謗議沸騰刑禍交至亦非其所惡也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者何中也誠也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争者何中也誠也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何中也誠也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者何中也誠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者何中也明誠也　詩曰德輶如毛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者何中也誠明也

嵩山晁說之曰近世學者以中庸為二事其說是書皆

穿窬而貳之於是本諸先生長者之論作傳是書本四

十七篇小戴取以記之猶大戴取諸夏小正曾子之類

也顧收拾煨燼之末簡編不倫文字混淆回舛惜哉漢

藝文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今莫知其為何書也

朱識者二十二孔正義

黃識三十九胡先生講

墨識七十五景迂

政和五年乙未七月二十二日巳丑直羅縣驛中自校畢其成在此月五日鄜州官舍山堂

又記

明道先生四　先儒二　近世二

王肅　胡先生七溫公四

劉侍讀　皇氏　熊氏

鄭氏三　陸淳　姚子張

二程先生　橫渠先生

三傳說

左氏於經而合者夐出二傳及百氏之上惜夫覯者未之悉覯也葢其於經言約而意含其序事則文侈而辭麗侈固足以勝約而煥麗又易以掩夫含畜是使好文采者知有傳而不知有經幸而偶毻經之士則甘心於公穀之下不復省澄源於洪流也彼杜氏左傳則良勤矣至於屈經以申傳頋豈不知人將議已也不能忘言

於左氏無傳之經或傳初未嘗有所及之意乃參援二傳而强納之雖斥賈服之弊其幾何而不為賈服也耶且夫子當時所據舊史衆矣夏商之禮固能言之其在周室何有逮左氏之時舊史漸陵遲矣杜氏乃以左氏之耳目奪夫子之筆削又何誣哉

公羊高授春秋於子夏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壽當漢景帝時與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始著於竹帛董仲舒實傳焉春秋公羊家於是乎大行

於漢公卿大儒悉宗之雖曰父子口以授受而寖失不能無所遺誤舛逆亦人情之所不免也如昭三十一年冬黒弓以濫來奔曰文何以無邾婁何休曰据讀曰邾婁説者曰公羊子口讀則邾婁黒弓是口讀與䇿書不無同異也既曰一家之傳而特書子公羊子者孰謂謂高歟且又載魯子高子之辭何耶而又復有子沈子者子女子者子北宫子者高之所子歟抑平地敢壽之所子歟此五子者既多異同於子公羊子不知何以不本諸

子夏之初耶彼闕疑不決之故若有待於來者信高也何以不決於子夏乎以故一章之間玉石錯出而精深昭遠之功少其釀謝億措之害不勝其多也可不惜乎夫其所謂精深昭遠者特絶乎後儒筆墨之迹意氣思索之所及苟不自乎子夏而誰歟今學者劣以耳目聞見而忽之又豈不重可惜乎嗚呼公羊家既失之舛雜矣而何休者又特負於公羊之學徒勤而功亦不除過矣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

設何其紛紛耶其最為害者有三曰王魯曰黜周曰新周故宋無他焉圖緯讖記之所蠱幻而甘身於巫鬼禨祥而不自寤也既曰据百二十國寶書而又謂三世異辭何耶文宣成襄為升平之時昭定哀為太平之時休自謂本諸胡毋生條例而胡毋生果親事公羊壽者寧如是乎前乎休而賈逵服虔之徒亦如是乎嗚呼漢氏之末而學者之災也

穀梁晚出于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然

或失賊而不討也且或與之同惡焉重可惜哉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歟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辨之申穀梁之志也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葢穀梁失之隨而甯或失之不隨嗚呼學之難也如此哉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司典刑而不縱崇信義而不拘有意乎蹈道而知變通矣不免失之隨也奈何甯所論三傳之失殆斥其辭而云然子則專本諸經矣亡友六合崔

伯直則曰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

讀魏書

北齊右僕射魏收魏書紀傳志百三十卷嘉祐中詔刊校南北七朝正史而宋齊梁陳書曾子固序目録上之魏書之成最晚子固已出館矣其為序目者曰臣攽臣恕臣燾臣祖禹㒚范醇甫所作云昔之為史卷尚何恨焉

讀北齊書

唐中書舍人李百藥北齊書紀傳五十卷成其父德林所作也嘉祐詔刋定南北正史六成皆序目録上之此書獨無序目葢其成時熈寧之初其先校書學士皆出外補矣夫事之難乎為辭者雖聖人猶難之孔子春秋有變例特書者二百四十二年間纔一書而不再見顧豈以在昔一槩之律而待耳目之外非常之事哉北齊之為國黜君立君易於反掌已而攘其君位而尸之出於戲笑之間悖德逆理葢自肇造邦家而來未有也其

傳五帝狂暴昏淫窮凶極厲流毒遠邇則自桀紂而來
無道之君未之有也大要是幸免之爾朱滎侯景而無
紀綱之冉閔馮跋可謂盜賊之國也其為史官者欲論
禮樂政刑于其間詎弗難乎唯是天資忠憤之士以瑰
瑋不世之才而篤意有得于春秋之學者筆力雄健閎
深足以勝其任也德林齊亡奔周又預楊公佐命亡周
造隋百藥𮪍嶇受命羣盜之手幸不死耳雖皆矜才華
而非其所宜任哉其論顯祖能委任楊愔而主昏于上

政清於下亦已誣矣愔首勸禪代之事遠慚於荀彧方
文襄被弑之時狼狽逃免近愧於陳元康彼高德政譖
殺杜弼固不待貶而愔復譖德政戮焉其為人葢可畧
而不足責者矣帝一日殺諸元七百餘人投漳水中長
城三臺之役内外騷然其戕虐有不可勝道者謂之政
清可乎且帝以刀畫愔腹賴崔季舒託俳優之言而得
脫置愔棺中載以輜車幾下丁者數四其身慄慄將不
自保矣尚何清彼政事乎此二事德林父子皆没而不

書不知何耶雖温公亦以主昏政清之論為然則欲成北齊之良史者信乎難矣温公又因舊史之論以孝昭為有齊之令主何耶孝昭不恤其母之言廢君而弑之每以殿庭為刑戮之所不過能瑣屑細務爾蓋亦無足道者是書百藥貞觀初被詔纂成今題曰隋太子通事舍人李伯藥撰亦非是

讀周書

唐國子監祭酒令狐德棻周書紀傳五十卷其贊論二

十九篇則岑文本所作熙寧初王平甫序目録上之昔魏裂而為東西變而為齊周齊惟故壤周實新造其强弱之勢異矣區區新造之弱周舉非齊之敵而齊戰則多北君臣卒為周之俘囚者何也周之謀臣猛將凡厥人材盛矣其經國緯民之術嘗措意而建立之其所繼者正也夫其為國所繼者正則其為史官者其義直其意壯其文雄健卓落矣方太祖艱難羈旅之際有衆一旅而于謹之徒觀天下之大勢慷慨陳辭勸其迎天子

都闗中魏帝僅存朝夕之洛陽危若綴旒東逼於河北虎狼之衆西未知闗中之安危王思政柳慶宇文頵和之徒明見逆順决策不疑而勸魏帝西狩方是之時羣情去就紛紛向背之際趙剛張軌薛憕之徒既自知所擇又納忠於衆而使得所事或崎嶇冐鋒鏑出萬死一生之計去鄉廬不顧妻子來歸我者有如盧辯裴寛裴俠裴果崔猷楊纂令狐整高賓之徒或結宗黨保介城社以忠誠相誓忘其衆寡安危之勢同心向順號為舉

義之衆者有如鄭偉崔彦穆司馬裔韓雄陳忻魏玄之徒或挺然守郡邑不敢自利終為我臣以其土地効順者有如薛善敬祥敬珍劉亮之徒或介于二國之間義之所守不餌於彼之高官重實以一城為一敵國者有如郭賢李長壽子延孫韋法保之徒遠及巴夷白虎蠻之類亦知為我小固而同諸近輔大抵人尚節概多殉忠死職之士雖其國將亡而尉遲迥宇文冑王謙輩有餘忠存焉惜乎世之人徒知蘇綽有王佐之才云矣夫

其為史官者不亦肆矣乎彼為齊史者難為功則以齊之不正故也予每多德棻當武德之初首建議修梁陳齊周隋等正史顧其文有負其志惜哉

讀宋書

梁吏部尚書沈約宋書紀志傳一百卷嘉祐末詔館閣校讎始列學官尚多殘脫駢舛或雜以李延壽南史約以文名齊梁間其自許不淺詩賦誠有足多者至於史則非其詩賦比也夫史之優劣以人智識筆力之不同

也智識之高下才力之强弱固不可毫髪强如其必嚴於信則有志者所當共也何為紛紛喜自誣耶使董狐倚相以今之文章作紀傳未必優於司馬遷班固而論者必推高于二子葢以二子者信而有法遷固之所病也約以其曽祖穆夫同孫恩之叛從祖田子殺王鎮惡成關中之亂禍父璞失身於元兇乃作自序一篇謂穆夫以其父警學道於杜子恭子恭死學於孫恩穆夫因為孫恩餘杭令王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千送義真

南還因據閬中叛田子與傅弘之矯高祖令誅之顏峻與璞交璞不酬其意峻譖璞與世祖坐晚迎世祖雅世難其巧自回隱矯誣如此尚欲人之信其是非去取乎

讀齊書

梁吏部尚書蕭子顯齊書紀志傳五十九卷校讎如宋書世之忠臣義士不幸而生於昏亂之時困窮憔悴或至於不得其死又復不幸史官庸弱無狀不能大書以申其志於後世彼姦殘險賊幸而生於昏亂之時富貴

壽考子孫如志且復幸夫史官庸弱無狀若為之隱諱
然不使後世聞其過惡嗚呼君子之屈小人之申乃如
此耶子顯書褚淵之子賁讓封於弟蓁曰世以為賁恨
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書裴昭明從祖弟顗曰太祖
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伏誅曾不本末發揮以申二子
之志其真不幸耶賁字蔚先蓁字茂緒則賁之非責也
審矣今學官書以賁作責使其志蕪没不申矣而又使
其名亦失其傳無乃重不幸歟然資治通鑑亦以賁作

責何邪

讀梁書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梁書紀傳五十六卷承父察之遺藁而作也校讐如宋書予嘗嘆自開闢有君臣來未有比肩近臣一旦北面稱翌贊佐命以本朝輸人者實自齊褚淵始淵之弟炤恨淵不早死淵子賁辭不肯襲爵良有以也范雲沈約江淹任昉皆齊之貴顯近臣幸國家昏亂與高祖滅齊造梁其何情耶當時不知非後世

亦無非之者無乃已自安於淵之故事耶察稱雲約叅
預締構贊成帝業淹為先覺昉有舊恩果何謂耶四子
皆藹然名一世才學去人遠甚又何苦而為此也耶方
百寮署名送東昏首時王志獨憤歎不署名張充偃蹇
不來會江蒨在江州拒高祖之師不受命顏見遠既覩
高祖即位不食發憤以卒察曽不一言與之何耶徒稱
充之典選廉平蒨以風格顯云又若王亮者予尤悲之
高祖師至新林內外百寮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道

送誠款亮獨不遣高祖雖容之不罪而任昉樂藹輩必欲因事殺之范縝一言稱亮廢棄則執以為附下訕上惡直醜正徙縝廣州璽書責亮諂事江祏恊附梅蟲兒遂執昏政天下橫潰不其太誣耶葢亮既仕亂君之朝其迹亦易汙矣察罪亮自取廢棄非不幸後世無一人與亮者豈不重可太息哉思廉傳稱江祏多所進拔亮居選部每持異議深友祏復曰亮選用拘資次而已其言反覆不倫則亮之誣明矣察稱謝朏忠於宋在齊建

武永平時為疎蔣之流是也其謂高祖龍興脁角巾入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則悖也察稱袁昂臣志不移於獨夫喪德之時是也其謂昂抗疏高祖無虧忠節終為梁室台鼎則亦悖也脁既退昂既知所守矣乃無名以出既出而無補於時君子耻之不道也彼東昏之醜禍倡於王珍國而張稷和之張齊手加刃焉尚足以立傳與士君子齒耶非春秋滅陽貨而盜之之旨也察稱珍國蹈仁義稷因權制變齊之政績有何異耶太清之

亂有自來矣而察以張纘為亂階纘不過不能推誠于河東湘東藩輔之間耳朱异延寇敗國賀琛開城納景其罪一也察乃責异而貸琛何耶蕭介諫納侯景傳歧願不與高澄和羊侃謀據采石襲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陳昕出奇謀說范桃棒幾得景滅之柳仲禮弟敬禮毅然欲取景於會上亦敗於垂成察皆未嘗進之何耶韋粲裴之高輩推仲禮為闕首舉義師討景思廉乃立敬禮傳而不立仲禮傳何耶如以仲禮臺城没後

嘗見景則敬禮同仲禮見之矣是意自有所在未可以
一舉足責人於匈𠗦屠裂之際也謝舉亦嘗諫納景矣
思廉曽無一言以傳耶姚氏父子於史其大者既失如
此復何他責哉南豐曽舍人謂思廉推其父意又頗采
諸儒謝吳等所記成此書予以劉氏史通曽氏史饒諸
書考之思廉之作因諸察察因諸謝吳許亨輩江陵焚
蕩許之書亡逸矣思廉何得而因之舍人前輩大儒必
自有所見

讀陳書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陳書紀傳三十六卷校讐如宋書與梁書俱卒其父察之業也察仕梁陳終於隋太子內舍人思廉於陳不為察傳可也既詳為之傳矣又累數十言於贊極士君子之美知之者知其出於父子之私非公天下之言也夫史也者天下之公也安容父子之情也哉思廉蔽匿如此宜其不能善善惡惡著明邪正之典刑其於侯安都傳言衡陽獻王昌之將入也致書

於世祖其辭甚不遜世祖不懌乃召安都從容而言曰

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

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昌濟漢而薨以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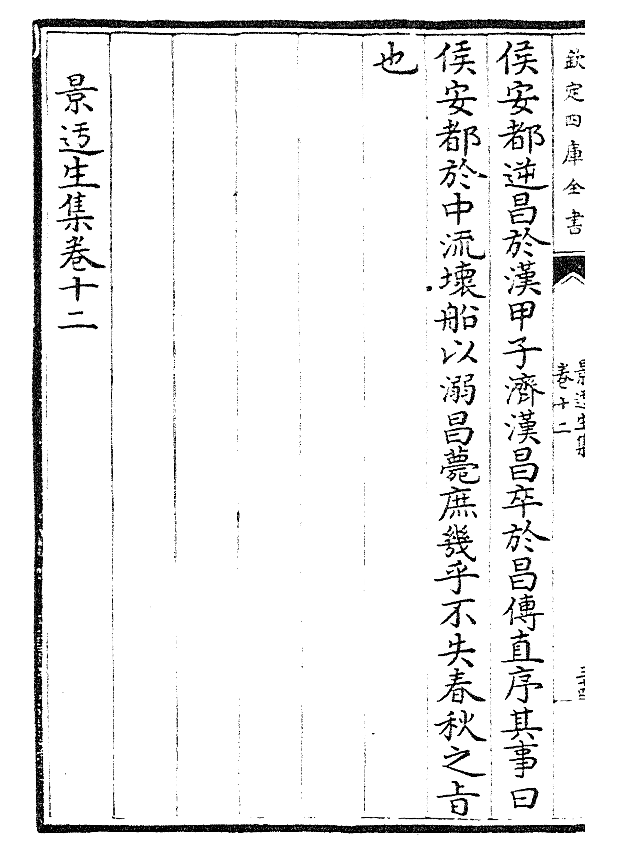
進爵清遠郡公邑四千户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出其

右是安都之殺昌也審矣而於世祖本紀衡陽獻王昌

傳皆無異辭以見焉若昌自致不幸者可不謂之不能

善善惡惡著明邪正之典刑耶使思廉於本紀書曰天

嘉元年三月甲子高祖之子衡陽王昌來歸自周甲子



侯安都逆昌於漢甲子濟漢昌卒於昌傳直序其事曰侯安都於中流壞船以溺昌蔑庶幾乎不失春秋之旨也

景迂生集卷十二

景迂生集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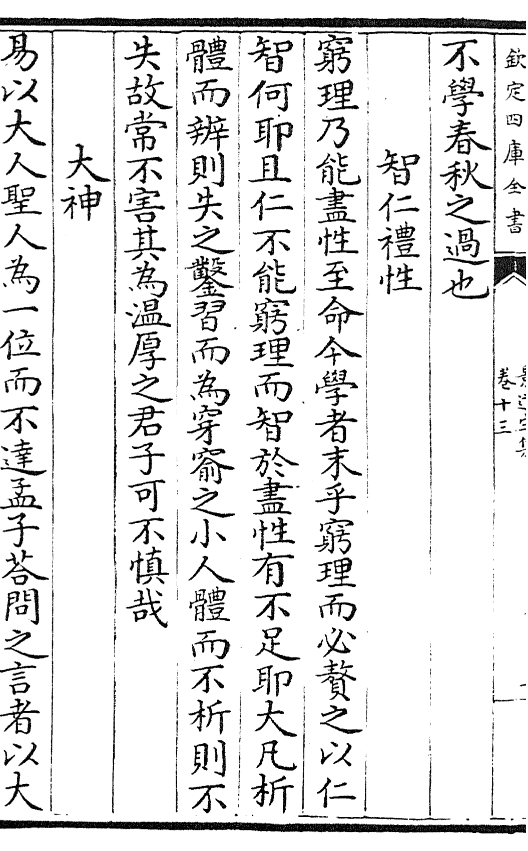
宋 晁以道 撰

儒言

間色亦麗乎目君子必惡焉者不欲病乎正而失所傳也作儒言 玄黓執徐仲秋己丑

春秋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荀舍春秋以論六藝亦以末矣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者實



不學春秋之過也

智仁禮性

窮理乃能盡性至命今學者末乎窮理而必贅之以仁智何耶且仁不能窮理而智於盡性有不足耶大凡析體而辨則失之鑿習而為穿窬之小人體而不析則不失故常不害其為溫厚之君子可不慎哉

大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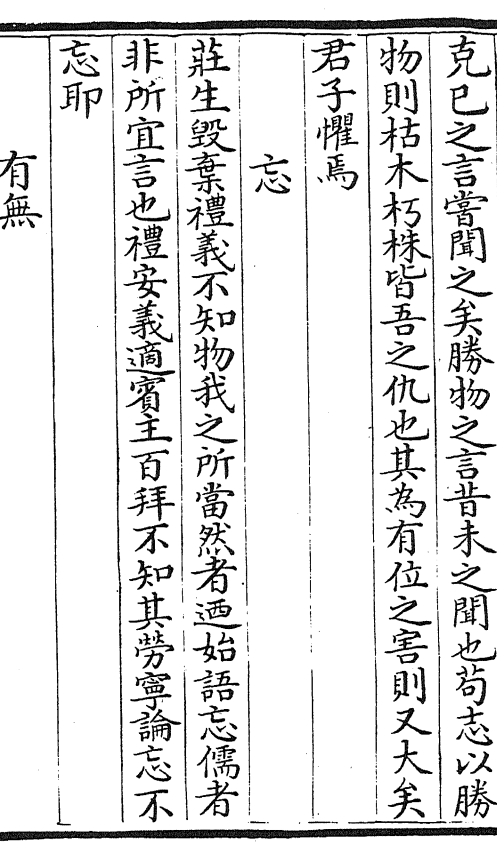
易以大人聖人為一位而不違孟子荅問之言者以大

人未至於聖書之聖神文武爲一巳而爲莊子荒唐之言所惑則復自有神人横渠先生亦云聖不可知爲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皇帝

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皇之貴哉武陵先生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然

勝物



克己之言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昔未之聞也苟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之仇也其為有位之害則又大矣君子懼焉

忘

莊生毀棄禮義不知物我之所當然者廼始語忘儒者非所宜言也禮安義適賓主百拜不知其勞寧論忘不忘耶

有無

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說之謂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詩

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區稱法度之言真失之愚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獨在詩

且

君子於患難猶不苟免他復苟且云乎哉今喜以苟且為言是非可否不得所安自墮於小人之偷謏而愧夫

君子之篤敬

可

君子必可所以修辭慎行汲汲於敬也小人僅可而偷諛苟且無所不至也今學者說可曰僅辭也安知君子行止淹速唯可之從耶孔安國謂子桑伯子能簡故可

所

或曰有所則斥之矣是惡夫有所者本諸莊老而云爾也吾儒者居其所而遷唯患無比彼豈不戾哉蓋放之

四海而準孰非吾所尚誰戕我也耶彼以不善為善之類皆學莊老之過云

言浮

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為事業傳之後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之徒則不然其言甚大而聽之溺人而易悅如無為為之不治治之之類若何而行也哉君子慎諸

天人

言天人之相與莫如詩書治亂興亡之際若分其所立之道則存乎易之陰陽仁義而吉凶則一致也或以某句為天道而人不預焉復以某句為人道而不及乎天天人始分矣是出言雖可若會之於心而自試焉則誣矣哉

高明中庸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為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為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槁物作沴也或

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正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云哉廣大精微之類亦然

同風俗

一道德以同風俗司徒之至教也所謂一道德者乃上之風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影響應之相從焉或者既一道德矣又思同風俗將以刑戮勝姦而上勞下悴矣弊將柰何是齊八政以防淫者亦二術耶

俗學

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不知俗學之目何自而得哉建隆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也誰當其目也耶如惡其衆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之民為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新之則日月之出特久矣後漢治古學貴文章以章句之徒為俗儒則斥俗學者身自謂耶

漢儒

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於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幾種而惡斥如讐漢儒真不幸哉昔人歎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繫之辯訥良有以也

公議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以勝一人之毀也蓋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塗人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之僞而此毀之者實天

下之公也昔公孫禄斥王莽國師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泯云彼秉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哉

的

温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嗚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顧肯申已而屈人必人之同已哉彼排擯前儒顛倒五經者亦宜媿

諸

旨

公羊曰美惡不嫌同辭董仲舒曰辭不能及皆在於旨非精心達思其孰能知之見旨者不任辭不任辭然後適道矣蓋古之學者見旨今之學者任辭君子小人之儒自是而分也毛公桃夭傳曰家室猶室家也任辭者笑之其如見旨者何

同異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范甯曰經同而傳異者甚衆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古之人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詩書無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耶

朱張

朱學士宷為張安道陳三傳是非甚辨安道曰彼自三家何與君事君子謂朱之力學不及樂全之達識後生復有如樂全之才器者頠肯疲於文字之細而憒眊以

排擯前儒哉

三弊

先儒謂近代有芟角反對互從等𩙿競之說馳騁煩言以紊彝叙譊譊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弊也葢此三弊尤驗於今日不顧其本而特出一句以濟私欲而因衆論者謂之芟角以此所言責彼所不言覩馬以童牛想龍以足虵謂之反對駢贅四出自聲傳谷發響從響求應謂之互從說平頒其輿積不問欲否不槩與之以

尊其政事者芟角也以箕子之五事同堯之聰明文思聰明文思乃復異乎欽明文思反對也窮理盡性必待乎智仁鳶飛魚躍有假於風氣互從也彼方自謂繼聖絕俗之獨智作新一代不知古人久矣斥其弊云

三論

德義之士如聖人其視章句之徒如僕役自章句之徒而視文字之學則如乞丐終日號哀岐路閒而腹一飽亦可悲夫

精思

董仲舒揚子雲之材如何哉其苦學精思之久又復絶人逺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復如何而學問茍且多可媿矣往往脱畧不肯致思徒敬所聞於勢位而誇有功於利禄以聾瞽自置勇於斥先儒而力毁古訓亦可惜哉

不奪

學者如守匹夫不可奪之志而不以死易學則日有功

矣於是乎白刃不足以為吾威爵禄不足以為吾榮而吾之所能者中庸也不然滑稽骫骳亦何所不可袛欲明郭山惲當時號為大儒乃一日迎韋后意以助郊祀見上帝援禮陳義甚悉周宣帝立四后則有言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立四星妃象於焉垂耀又立五后則曰坤儀比德土數唯五實太學博士何妥稱帝嚳四妃以發之也王莽謂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闢翕萬物生焉嗟夫至

治之世政令醇而民風質寧覩是耶

躬行

誦詩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興於詩也知禮樂之節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勞而不知敬於玉帛之表嗚呼金石之餘則亦非成立也彼雖盡善無疵而興於文字之詩立於祝史之禮成於瞽瞍之樂亦何足尚哉

害教

害辭未至於害意害義未至於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

絶矣謂天不足畏或欲天之明以出其君凶德不足忌百姓或可咈之類其害教柰何

巧慧

漢儒林趙賓始稱持論巧慧蓋先儒詁訓通而意有餘闕疑而言不鑿適中而無亢絶之弊明辨而不以仁者之見斥智者之見寧質而無嫌也關關和聲也或曰和而有通意不知孰為和而不通者如指門關為言則詎止於通也耶雎鳩摯而有别后妃之德盡矣或又曰入

水而善捕魚是乃摯之一事何足多哉巧慧之弊如此

殽亂

古人謂讀詩如未嘗有書讀書如未嘗有易葢知六經之意廣大無不備而曲成無所待也在昔漢時六經各有名家之博士並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為已多矣今六經紛然為一說曰是一道也不知道則一而經已六矣如何以一泯六哉王莽講合六經之說恐不足尚也

滋蔓

桓譚謂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意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是今日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喜循覆車之轍何耶彼方自詑曰前之文人才慳而不能弘闡有媿今日之富亦難與言矣

碎義

同燕於一堂之上而賓主碁分吾無恨焉兄弟築室而不相為隣則吾恨且慚矣經本二意者紛紊糾射之說敢彼之責耶其本一言如和順道德而謂和道順德挑撻往來之皃輙以柔順之辭亦析而辨之則破壞形體甚矣

盜悖

孔子作春秋微辭於是乎起問數百百應問數千未之厭也至於詩書本非一時一人之言聖人取其可為後世訓者存之初不以一字為美惡也故曰志之所至詩

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簡易較直如此或取春秋之治具以詰難為功何耶昔之師儒未之有也及於春秋則反無與焉盜憎主人耶葢非其有而取之盜也不敬其君而敬它人者悖德禮也彼何為盜且悖耶

鹿馬

因一鹿指以為一馬者一時跋扈之言也如因先王之格言而顛倒破壞者以天下為鹿而縱指之也不亦甚乎九州之終各志其行道或以徐州之浮于淮泗達于

河為揚州之首晝𤕤亂九州之疆里它尚有不誣者耶

遏舍

遏人之善而揚其惡不仁也舍此之善而取彼之不善不智也先儒於經寧無所失或者詆毀不少恕若其善則未之或稱也毛公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曰性與天合也鄭君謂用不聞達者而不諫爭者亦得入或乃取鄭而舍毛何耶

苟異

好苟異者必無忌憚而愎上侮下將流毒海内而不可禦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尚敢變異則至理隱微誰其正之先儒說淇澳綠竹曰綠王芻竹篇竹今乃以為一物不知綠竹青青何等語耶先儒說正月虺蜴蜴也卷伯貝錦貝也今以為虺為蜴為貝為錦

一經之士

五采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於五經可舍一哉何獨並用五材也耶昔人斥談經者為鄙野之士良以

此歟漢武帝命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經之士又如何哉盖為師者專一經以授弟子為弟子者各學羣經於其師古之道也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

虐獨

虐煢獨者害皇極其於經則喜通論而斥獨訓亦未為得也薄言觀者先儒曰觀多也文王桓撥曰桓大撥治也

今皆變異之矣春秋有特書亦可例之耶

騏驥

騏驥所以異乎駑駘者為其行千里而有餘力師儒尚衆而古法之變自弼始雖以短弼實不能出其藩籬何以語古耶春秋孝經則絶而不言未為知本者

慕古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葢今古交相為質則取道不遠或為高絶不可跂及之論曰在古當然

不知古之道亦何利於今而必尚之耶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今猶有遺風耶

學難

虞翻曰悲哉學之難也葢若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篤志竭力而求之難又講習疎數朋友之難又服勞就正以師氏攻其難之難今或適市售一帙書而取名利如拾芥夫何難之有

南北之學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古人辨之屢矣大抵出於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間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葢南方北方之强與夫商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說者南方之學也

燕書

郢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

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悦國以治

治則治矣非書意也古文尚書泰誓作大開元間學士

衛苞受詔成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説真燕

書哉

蹶等

學不蹶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逌大

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為易高談天人之際至老不知

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

其蹟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與未易圖其救之之術也

體用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乎體是今人之所急者古人之所緩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釋氏體用事理之學今儒者迷於釋氏而不自知者豈不一端哉

殘經

墜簡殘經衆矣可勝數哉唯是劉原甫王深甫每以為

恨近世師儒以謂昔之言無不善今日之説無不可通不復聞有闕疑者非所以尊經而慎思也其勉之哉

闕疑

杜征南有言曰古人戒以闕疑苟不廣聞乃亦不知所疑也是知闕疑非淺之事唯是博學老成者以是成其敬慎之德如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疑後生卒無所得可不戒哉

知槩

三代之政各有所弊而其所謂獘者可指以言而救之
之術易為功也齊魯之治亦各有獘而紛然多故善其
後者難也先儒之學傳數百年之久而其獘如何今之
師説十數年之間弊復如何學者宜亦知所從矣

知時

智之所難適者我所遭之時也學者所難明者在昔數
千年之異制異時也三代之禮既不可同日而用或以
周禮之五玉為虞書之五玉可不可耶

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德豈一端哉或必以仁智為君子是何量君子之固耶

先王

姜至之先生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遠及異代之君也如舍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矣

周公

謂周公用天子之禮樂者誣也不然春秋譏魯之郊禘

何耶且漢景帝賜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君子貶之矣或者既誣周公而又蔑乎禮樂其與曹馬為媒乎

孔子

或以潛龍勿用為孔子是不知乾之為君而初九之潛者不復可飛也或因孟子所謂孔子不有天下之說而不思之歟豈孔子之志哉不可以為後世訓也

孔孟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

是亦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於異端而以為孔子之儷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稱荀卿詆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未免為諸子之徒尚何配聖哉

澄定

唐李石謂人君學問不勞專意經義然亦不可不讀知其大意以澄定意氣善乎其言也所謂識其大者何以

加此葢自天子至於庶人孝既不同而學乃一等耶不
然高貴鄉公節閔帝講辯於朝夕亡滅之際與博士爭
一日之長乃賢于文景歟

傳勢

張禹專帝與太后之寵所謂張侯論者遖盛於天下崔
浩威福振宇内其五經之注學者尚之至於勒為石經
逮夫禹死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書者則前之所傳
者非經也

名聖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為聖人至於何曾之孫又以其祖為聖人聖人之名亦可私得歟葢卿之弟子學無所成通之弟子因賜金之利曽之孫歎世事之驗於是乎云爾使其成學而不外慕則後造之名尚未易許人矣

祀聖

爾朱榮晉公護無君大惡既死廟而祀之以配聖人范

陽間祀安史為二聖嗟乎人文悖而不已則鬼享僭而不法可不戒哉

聖賢之言

聖人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辨也非謂其言有天地之殊絶也葢聖人之言不特無以異乎賢人而其是是非非亦無以異乎衆人不茍訾不茍毁天下之達道也果如賢人之言近如地則衆人言將在九泉之下乎雖然聖賢之言無辨耶曰均是言也聖人之言為聖言賢人

之言為賢言

賢

夫所謂賢者能為理之所宜而非為人之所難也如舍所宜而論所難則君子之愷悌不及小人之竒險矣或難或易在此而吾之誠心一也豈以彼之難奪吾之簡易平康之操哉揚子雲自以事恭為難而有是言乎

心迹

修辭立其誠君子於是乎居業辭與誠為一物也聖人

之情為難見矣吾之所以難見者存乎其辭也天地之情吾亦因其所感而得以見之矣或者因孟子以心却之無以辭却之判心迹為二端是教天下之偽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殺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言也為吾之利者吾行也人亦何以賴夫賢哲歟

何王

何晏王弼倡為虛談范甯罪之甚於桀紂弼以其言言易猶近似以晏之談論語則又何耶顏子屢空先儒皆

說空之妄始斥之自為說曰虛心之道不知言之愈遠而愈非顏子之事也或以無相無作為空則又妄之罪人也是言本出於釋學而釋學譏其失己之傳果誰之學耶

新

聖人之意具載於經而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況它人乎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彼一已之所謂新者迺

六經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逞逞然惟恐其不得於故焉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于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棄舊

貞觀中詔修五經正義成用以取士而兩漢以來諸儒之說存而傳者十不二三逮今新意之行於有司而所

謂二三之傳者亦不知何在矣可不惜哉

益沙

歐陽公曰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自出之説汩之也今之經外又自為説則自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水清而明矣夫學者茍知乎此則不勞而有功博而知要是之謂務本

不得已

柳子厚曰君子之學將以有異焉必先究窮其書究窮

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謹之勿遽歐陽公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如其不得已於經則古今學者之弊悉以亡矣惜乎遽而得已者多也

黨

國家因黨與而傾亡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為三董仲舒江公劉歆於三家始倡其所異而堤防

之杜預何休范甯又闘土宇而興干戈焉毛詩初異於鄭氏而王肅申毛孫毓理鄭皆相待如冦讐愈出而愈怨矣元行沖歎其父康成兄子慎寧言孔聖誤不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業

四民各有業一業者富二業者貧三四業者流離死亡矣童子於經輕就而易叛既以可恥若其白首而崎嶇歧路者又亦可慚哉杜預不以公羊穀梁雜乎左氏范

甯亦惡左氏公羊之轢穀梁其志終可尚也

字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顔閔不死游夏更生則不復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為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意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於古其所感深矣

訓

古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後進好華務異訓巧而逼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字專一訓而不可變或類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嘉祐學者猶未覩此也揚子雲作方言其辨以悉猶有通訓何不覽諸

音

陸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為釋文惠乎學者深矣今乃忽而不顧多從其本音而讀之真野人也温公曰

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

流品

或謂先王用人無流品之别不知臯陶陳九德而俊乂在官則流品已著矣彼欲擅天下之權倒置名器不為此論則無以濟其術云

地無遺利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自天子至於庶人用財各有等孰得而侵哉或為地無遺利之説何其與聖人之言

戾耶為其下者不亦難哉因以賢乎桑弘羊宇文融而以一言禍天下矣

善術

秦焚詩書坑學士欲愚其民自謂其術善矣蓋後世又有善焉者其於詩書則自為一說以授學者觀其向背而寵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氣焰固其黨與而世其名位使才者頗而拙智者固而愚矣學士之衆則豐飲食以侈其朝夕峻爵禄以利其身世濟其欲而奪其

志嚴其法而禁其言使之不擇禍福而靡然趣已又豈不愚彼哉君子所以懼焉者也

善美

或因孟子可欲充實之差以善不及美不顧孔子歎武之盡美而未盡善乾元為善而利以美稱耶夫不明乎用字之意而謹乎訓字之名學者之大患也

觀過

觀過斯知仁矣為其心志外見而不可掩也先儒之過

卑且近不害乎名教後進之過高而遠其甚至於無君無父學者果孰宜從耶

孝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得非文王當商之末志在斯民欲仁之之為事乎武王周公一天下郊祀宗廟之禮行而辨賢遠賤是迺善繼善述歟苟非蒙大難之志救塗炭之事則重規疊矩舊章率循國家之常何必是之云哉如子然逞其

私志則志無取舍事無時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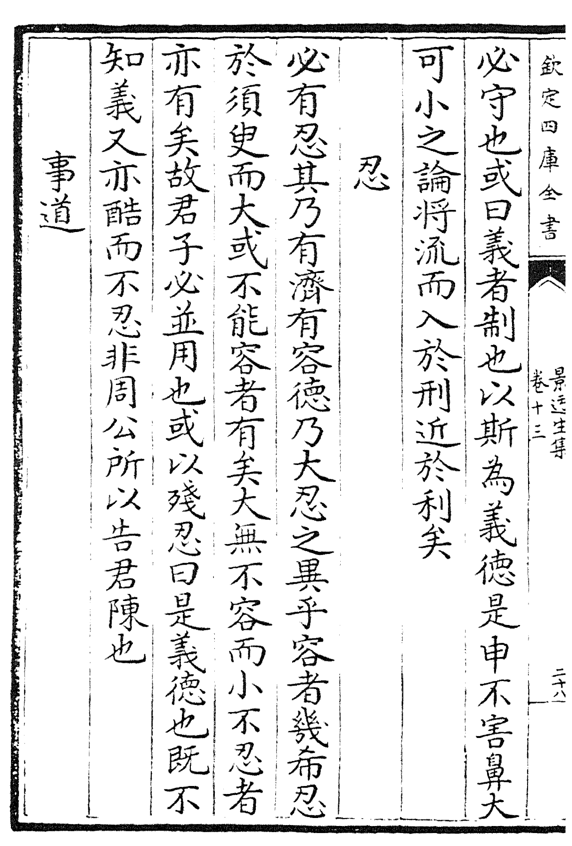
享

或多為享上之言不知何所據有自於洛誥敬識百辟享不享耶洛誥因五服諸侯來朝宜以為新邑之戒至於周之百官則惇大成裕云爾寧論其享不享耶禮諸侯有不享者王誅所加亦非百官事也成湯莫敢不來享者豈不遠自氐羌乎且天下文明何疑何慮而於百官享不享之責耶無迺導之諛乎傳曰主所言皆曰善

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及後害者諛臣也是蓋有可懼者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以謂君闇臣諛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義

甚哉義之與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備而或毫髮之愆者亦不足以為義焉故君子以是為質和順道德之後乃可與言先儒之訓曰宜以視鑿枘之不相為用而須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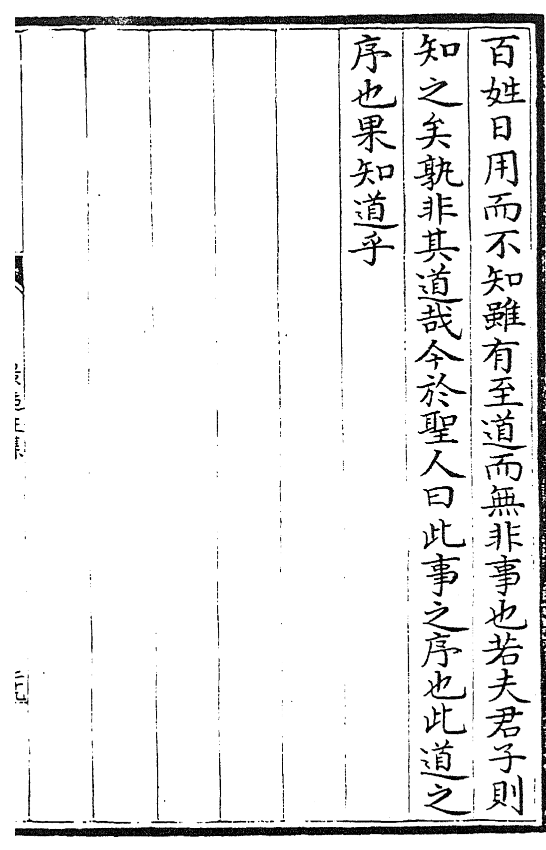


必守也或曰義者制也以斯為義德是申不害鼻大可小之論將流而入於刑近於利矣

忍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之異乎容者幾希忍於須臾而大或不能容者有矣大無不容而小不忍者亦有矣故君子必並用也或以殘忍曰是義德也既不知義又亦酷而不忍非周公所以告君陳也

事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雖有至道而無非事也若夫君子則知之矣孰非其道哉今於聖人曰此事之序也此道之序也果知道乎

景迂生集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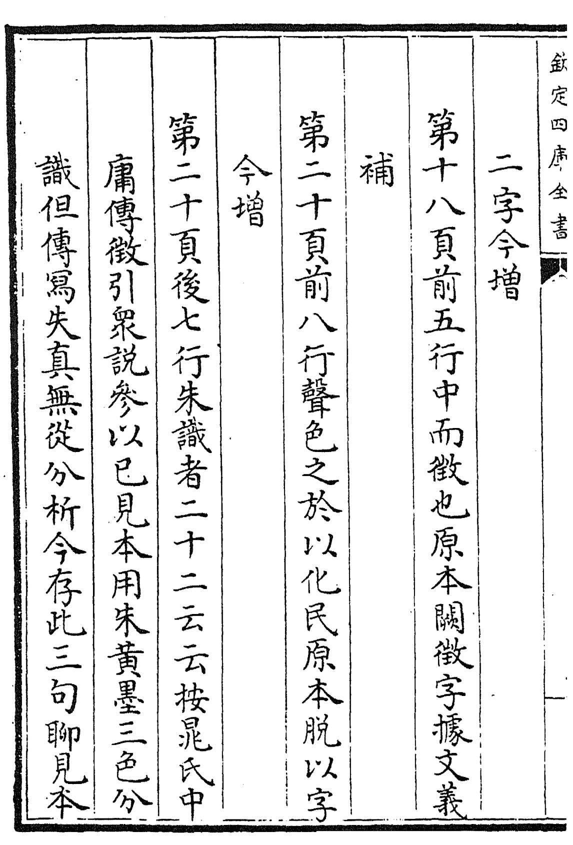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二第四頁前五行國有道不變塞焉原本塞訛色今改

第四頁前七行仁者仁此者也原本下仁字訛人據禮記祭義改

第七頁後七行疑當次必得其壽之下原本疑訛宜據文義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不制度原本闕制度二字今補

第十七頁後七行不信民弗從者何原本脫不信



二字今增

第十八頁前五行中而徵也原本闕徵字據文義補

第二十頁前八行聲色之於以化民原本脫以字今增

第二十頁後七行朱識者二十二云云按晁氏中庸傳徵引衆說參以已見本用朱黄墨三色分識但傳寫失真無從分析今存此三句聊見本

書之舊例云

第二十三頁前八行九旨七等六輔原本旨訛音

輔訛鋪據公羊疏改

第二十八頁前一行崔彥穆原本彥訛真據周書

崔彥穆傳改

第三十一頁後三行壓書責亮諂事江祏原本祏

訛祐據梁書王亮傳改

第三十一頁後七行深友祏原本友訛反今改又

按梁書王亮傳每持異議句下有始亮未為吏部郎時以祏帝之内弟故深友祏祏為之延譽益為帝所器重云云晁氏此篇節取思廉傳文而删之未盡故衍此三字

第三十二頁前二行察稱袁昂原本昂訛昴據梁書袁昂傳改

第三十二頁後四行羊侃謀據采石襲壽春原本采石訛石頭又脱春字並據梁書羊侃傳增改

第三十三頁後八行衡陽獻王昌之將入也原本將訛初據梁書侯安都傳改

第三十四頁前七行著明邪正之典刑卭原本邪訛齊今改

卷十三第三頁前一行諸子之陋也原本諸訛朱今改

第五頁前六行如表影響應之相從焉原本脫應字今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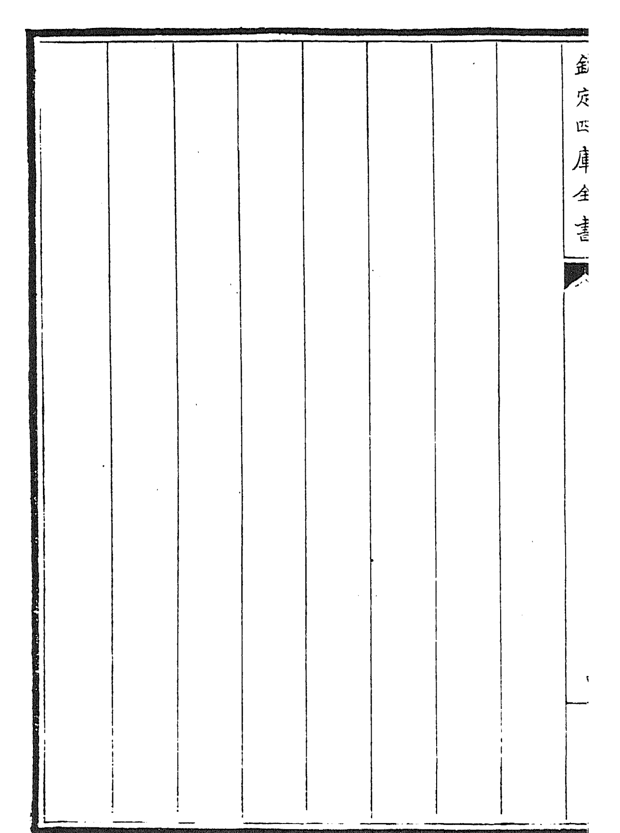
第十一頁後一行至十餘萬言原本十訛千脱萬字又二行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原本脱曰字並據書疏及漢書藝文志註揚子法言注增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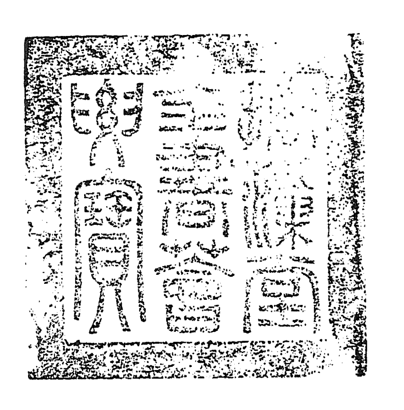
第十二頁後一行簡易較直如此原本易訛亦今改

第十九頁前四行幽隱而無說原本說訛統據荀子改

第二十二頁前七行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原本

加訛知令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熊　濂